

卷之三

海虞

古漢題

金車

冷

平

海

大連號

民國十五年十月七日八版

鐵冷碎墨正編

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古 邦 鐵 冷

印 刷 者 中 原 書 局

分發行所 廣州中原書局

版 權 所 有

總發行所

盤 門 底 聖 賢 里
上海中原書局 中市

序一

枕亞校碎墨竟問於鐵冷曰前有叢談後有碎墨紙勞筆瘁爲是僕僕子何所求殆作千秋想耶鐵冷曰惡是何言我忘世矣胡一名之未忘我忘名矣胡千秋之是望天既斬我以不朽之事業更何有此無謂之文章雖然人之生於世也營營擾擾皆有樂趣可尋彼之所謂樂者我之所謂苦也我雖無求於世不能不有求於己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遺有涯之生舉世之所謂富貴利達金錢權勢盡人皆好者胥不足以娛我則我所藉以自娛者舍此無謂之文章更少可爲之生活嘗謂美人之鏡俠士之劍伶工之琵琶以及文人之一枝秃管在失意無聊時得之亦可抵得一知己故文王被囚而作周易屈原見放而著離騷馬遷受刑而成史記陶靖節罷官歸去亦云著文章以自娛夫諸人之志初豈在此區區文字哉古之著作家殆無一非傷寒人文人而以文自見己爲末路之生涯矣我不敢企夫賢聖之發憤著書而竊幕

墨 碎 冷 鐵

序 一

二

夫淵明之潛泊明志碎墨之作亦聊以自娛而已余曰著以自娛可矣留姓氏於人間是又奚爲鐵冷笑曰碎墨出世人言不諒必尙有目余爲好名者夫余果好名亦當潛心著作爲政學經世之書以投時而弋譽而顧託之於美人香草之思極之於竹頭木屑之細莊諧歌哭雜糅無倫徒供人之嘔噱以是自傳計亦左矣嗚呼茫茫大地愁雲包之芸芸衆生愁絲牽之余固天生愁種無可爲歡藉筆墨以自祛煩惱而世之文人潦倒如余思著文章自娛者亦復不少以余書贈之亦可省却旁人幾許筆墨自娛娛人余意不過如是而無所歛夫名更非所冀夫傳也聞之歐文氏之言曰余欲爲他書古今冊籍浩如煙海以余書入之直塵埃之不若不如以我之所得著爲雜文值此物競劇烈之世世人必多愁苦苟讀吾書而額上皺紋爲之一舒則吾之造福亦已不淺夫我意亦猶是焉耳余作而言曰善哉子言子之書仍欲爲世人造福是忘世而終未忘世也子之心苦矣因記其言以告世之閱是編者

民國三年十一月古吳徐枕亞序於海上寄廬

墨 碎 冷 鐵

序二

吾人考覈載籍。浸沈翰墨。將以雕虫小技。豆馬細術。作半生辛苦之代價。乎。曰否。大丈夫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將大有所作。爲而非區區章句所能畢。乃公事者。然而屈原放逐。感而爲騷。長卿被羈。憤而作史。男兒生不成名。惟有以秃筆碎錦。舒展胸中經緯耳。劉子鐵冷。豪於文辭。著作等身。近復檢其傑構。刊以行世。鶴林長價。藝苑蜚聲。吾問鐵冷。其亦自足於心乎。吾知鐵冷之志。不在此。零縑斷素。固別有懷抱。也不能展其懷抱。不得已而致力於零縑斷素。鐵冷之心。亦云苦矣。嗟乎。鐵冷斯世。齷齪大道。若昧

黃鐘瓦釜並世難容吾人戴得此崢嶸頭角固難與腥羶惡物爭厥勝負而亦不願驚駭聾聵紙上談兵汚吾一付乾淨之筆研則惟有範山模水說恠搜神胸串記事之珠體續莊諧之錄以消磨此無聊歲月安排此錦繡文章後之人讀鐵冷文其亦愛鐵冷才而悲鐵冷之用非其當乎然而古之人亦有生不逢辰而以箸述見者鐵冷碎墨與雜騷史記異轍同歸均是騷人國士之餘緒也吾爲鐵冷進斯解鐵冷其亦足以自慰矣乎

民國三年九月崇明徐吁公叙於都門

序三

說部夥矣。說部中之小說。至今日而尤夥。海禁大開。華洋雜遝。載更民國。氣象一新。抱奇之士。不得展其驥足。往往借見聞所及。一託之於筆墨。以抒其抑鬱。無聊此小說出版之所由日夥也。吾友鐵冷。生平無他好。惟孜於著述。燈紅酒綠。文思泉涌。汨汨其來。凡見諸從前民權各報。與今小說叢報者。固已價重連城矣。茲乃裒集其舊著。附以近作。顏曰碎墨。刊以行世。所載多感觸時事。英雄兒女。風土人情。寰海奇聞。偏隅瑣記。一一繪聲繪影。興味動人。所謂嬉笑怒罵。悉成文章者。此也。或曰。文字爲造物所。

忌。况小說家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抉發天地之奇秘。搜剔鬼神之遁藏。抵觸日深。窮愁日甚。豈計之得者乎。余曰不然。士生今日。正避秦無地之日也。得一書城坐。擁興之所至。千言立就。墨花灑其續紛。一字定衡。詞鋒披其榮辱。問心無愧。與天爲徒。斯境斯情。南面王不與易也。使鐵冷舍其所好。將學識時務之俊傑出而射策。金門博斗。大一城之知事乎。抑拜恩私室。謀總長一席之祕書乎。事未可必。而蠅營狗苟。風節掃地矣。是固鐵冷之不屑。抑豈余之所贊成也。抱奇之士。其以余言爲然否。試質之。

民國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雲間艷叟陳梅溪序

序 四

烏呼。今世何世耶。士嬉於朝。民困於野。強鄰睨于旁。猛虎哮于肆。非一玄
黃淆雜風雨。迷漫之世耶。識時君子。憫世運之阽危。憂人心之陷溺。汲汲
焉謀補救之。顧手無斧柯。奈世道何。然雙眸不盲。寸靈未死。觸眼簾者。均
傷心事。震耳鼓者。屬不經談。將欲蔽明塞聰。以避世耶。無如視愈蔽而愈
明。聽愈塞而愈聰。且滔滔者天下皆是。果何處爲吾人之桃源哉。將欲餉
糟歎醕。與世推移耶。然而捐介之士。其量不宏。往往糟未餉而心已酸醕。
未歎而咽。若哽三閭。自沉長沙。痛哭其悲絕痛極時。何嘗不作一揚波汨。
泥之想。惟天君司柄。南針固指。終不忍棄其瑾而毀其瑜也。然則如之何。
而稍有補于世耶。曰。有筆在。夫一枝毛錐。足勝三千毛瑟。詎非泰西之名
言。而榮若華袞。嚴等斧鉞。亦我國筆伐者。施褒貶之威柄。蓋士君子不得
志於時。蟠伏蠖曲。既無尙方。斬依之權。又無鍾判。餌鬼之策。而悲憤抑鬱。

之懷彰善瘅惡之意不得不假蒙將軍之力以導達而發揮之其境愈悲而其心彌苦已嗟乎刀鋸所加者一人而筆伐足以勗天下威令所及者一時而筆伐足以戒後世然則管城子之功又豈在斧鉞鼎鑊下哉吾友鐵冷傷心人也方寸澄淨神經銳敏侯生古鏡若懸於胸溫嶠靈犀常燃於几對于斯世輒懷悲觀遇有逆耳之談違心之事在他人或已恝然漠置淡焉若忘而鐵冷則必欲追本溯源洞悉首尾察之既明斯知之愈審知之愈審斯忿之愈激忿之愈激斯筆之愈多。久之袁成一冊顏曰鐵冷碎墨余讀是冊雖覺其用筆之嚴而不得不服其命意之正而其針砭世俗之苦心益然溢於言表誠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意矣至於表彰淑德發揚貽徽尤不遺餘力斯冊也不獨具鋤惡之深衷抑且含信善之美意蓋一懲勸兼施之作也剖劂既竟索序於余余不文烏敢言序惟滿懷褶袖藉以拉雜書之計亦良得倘亦貽着糞佛頭之誚耶

民國三年十月十三日盧文虎序

鐵冷碎墨總目

卷一日次

小説 謹情 執牛耳

小説 懶情 棠影

小説 小怨情 賚婿

小説 破世 傲骨

小説 幻情 空谷佳人

小說 社會 忙了一場空

小說 言情 離婚後之見面

小說 謹情 福裏奇緣

小說 哀情 蒼溪斷腸史

小說 苦情 孤離血淚記

墨 碎 冷 鐵

總 目

卷二目次

淮陽十日記

綺窗雜識

卷三目次

南都勝覽

卷四目次

寶海異聞

卷五目次

香艷小品

游戲文章

卷六目次

新幻術

醒迷錄

說粹卷一

小説情

執牛耳

墨 冷 鮑 繼

柳拂紗窗。苔侵玉砌。碧闌干上。倚一麗人。桐布輕衫。桃花秀帕。斜迎春日。舉纖纖玉筍。分五色之絲。編八寶之囊。正低垂素領。注意勻紗。忽峽蝶飛來。採花粉。佇立瓣上。兩翅顫似漢春色。來自隔牆者。或卽或離。情殊戀戀。慕一少年。潛自麗人背後。合掌撲之。麗人驚墮金鍼。面暈紅潮。眉蹙翠黛。半瞋半喜。斜睨少年曰。適從何來。儂竟固覺耶。少年笑拈翠蝶。促麗人出。銅絲繩之戲簪。於螺髻之上。麗人裊其纖腰。作羞澀狀。少年不顧。見蝶翅翕張。欲飛不得。鼓掌大笑。曰。貯汝項上。襲取脂粉之香。寧非豔福。麗人置若罔聞。急曲其藕臂。拔其花鉗。手而觀之。少年故握其腕。禁而不許。麗人喟然歎曰。絲絲束縛。栩栩欲活之精神。而今安在。吾不忍使彼薄命。飾我蓬頭也。遂解而放之。

少年笑語之曰。女苦薩真慈。悲哉。麗人眇之以目。曰。脫儂以桎梏。君君願受否。少年合十而前。曰。願願。麗人微慍曰。母多擾儂。不再辨矣。旋擲其青白綢絲。披於肩上。編織如常。少年猶曉曉作謔語。麗人不聞也。有頃。又一少年來。舉止莊嚴。貌亦清秀。手攜簿冊。啓門入室。坐尚未定。麗人雙手擎磁盆。進溫湯。使少年拭面。少

